

洪山文史

第十六期

2004



历史回眸

武汉市洪山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HONG SHAN
WENSHI



HONG SHAN WENSHI

第十卷
2004

洪山文史

历史回眸

武汉市洪山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 文教拾零 ■
■ 往事如昨 ■
■ 民风乡俗 ■
■ 衣食住行 ■

序

在政协洪山区六届委员会各位主席的指导和关注下,经过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以及作者与编者的努力,《洪山文史》第16辑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期展示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人民的生活状况、奋斗精神的历史专辑,所描述的地域以洪山地区为主,也包括身在洪山地区的作者对其曾经生活过的环境的回眸。本书的每一篇文章无不是作者的亲历与实感,这些大家(特别是中老年人)并不陌生的生活,既有那个年代的共性,又不乏某个单位,某个家庭,某个人的个性。很多文章相当精彩,读其文如见潺潺溪水,跌宕起伏;如听长者讲述,娓娓道来。其中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是那么真实,是那么可圈可点,有滋有味。总之,这段艰苦和奋斗的历史,是用鲜活的记忆、鲜活的文笔复制、打造出来的。

本专辑从“衣食住行”、“民风乡俗”、“家里家外”、“教育文化”、“往事如昨”、“美好回忆”六个方面,用50余篇文章共约20万字的篇幅,多侧面刻录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视其为一幅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画卷,也可视其为一串没有被时光淡化的人生履痕。我们要感谢每位作者与编者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为洪山文史工作所作的贡献,也感谢他们为《洪山文史》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生动的人生感悟。

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来说,那个时代似乎久远

了,对那个时代艰苦的感知也似乎淡漠了。历史已经进入到新的世纪,中国已经走进了衣食无虞的奔小康之路,洪山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与实践,大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重温那段历史呢?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更加珍惜今天,才能与时俱进,更加奋发努力地去创造美好的明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历是最大的财富。但愿本书不仅是全区政协委员和政协之友们的丰厚收获,也成为启迪每一位读者的良师益友。

陈家希

2004年7月

洪山文史

2004 年第 1 期(总第十六辑)

目录

序	陈家希(1)
---------	--------

衣食住行

衣著与时代	傅炯业(3)
怀念几件衣裳	晓 苏(12)
两幅照片引起的回想	彭安文(22)
穿越时空看服饰	陈士黄(29)
吃饭的苦乐年华	傅炯业(34)
食为天	戴克中(42)
粮票	贾树林(48)
从郊区老百姓的食俗谈起	丁传治(51)
难以忘却的一顿午餐	魏绳武(56)
余家湖村住房的变迁	钱有祥(60)
五六十年代井岗村村民的住与行	詹少武(64)
我家的住房	王瑞明(70)
从窄门高槛到宽门无槛	胡子富(75)
鞋的往事	钱 耘(79)

AWT1/1590/02

小鞋·解放鞋·牛皮鞋 张道云(82)

民风乡俗

乡村年俗 陈昆涛(89)

“小湖南”习俗拾零 简兆麟(93)

五、六十年代卓刀泉人的婚丧嫁娶 夏主良(105)

洪山村的婚丧民俗 钱自强(113)

家乡旧俗杂忆 夏安平(118)

乘凉,武汉炎夏的一道风景线 谢 鲁(124)

武汉街头纳凉趣话 汪昌澍(131)

消夜趣谈 郑德磷(135)

往事如昨

街道口的变迁 傅炯业(141)

变 黄忠汉(146)

天兴洲上一农家 曾凡英口述 曾杰整理(148)

幸福村里幸福人 卢启发口述 操良金整理(152)

晒湖堤畔话往昔 潘红英 陈 红(158)

洗澡 胡子富(164)

难忘的新兵连	王 勇(166)
湖乡琐记	胡兴武(174)
独轮小车	戴克中(180)
戏校生活剪影	汪 牛(184)
童年的回忆	王 斗(189)
天兴洲的孩子	曾凡跃(195)
大课堂	魏绳武(200)
六十年代的狮子山街办事处 ... 阮志东口述 陈宇欣整理	(206)
见到毛主席的日子	魏绳武(210)
志愿军归国慰问琐记	金宁生(217)
市领导抗旱到花山	张朝春(223)
一张奖状勾起的回忆	李文炬(226)
九峰万米长渠纪事	李开诚(232)
洪山区道路建设今昔谈	程小和(235)

文教拾零

文革前的洪山区中学	傅炯业(243)
油菜花辉映下的老桥小学	王超然(248)
我在挽中十六年	周浩元(255)

初到洪山区的日子	戴佐勋(261)
九峰小学的创建与发展	刘辉美(269)
五十年代华农科研概况	华农大(273)
记洪山区第一支“乌兰牧骑”	陈正隆(276)
三十四年前的一支“小兵”队伍	郑德磷 涂宗文(281)
我曾是“花小”的小演员	刘 兴(287)
学习,为了新中国	朱建颂(293)
我家的藏书之源	王瑞明(297)

衣食住行



傅炯业

衣著与时代

1949年5月16日,在武汉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逃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了,笼罩在这座城市的阴霾消散了,人民翻身得解放了。这不仅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武汉人民新生活的开始。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巨变,人们的衣着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接到洪山区政协的约稿函后,我的脑中便出现了一幅一幅与衣着相关的画图,继而,这些画图活动起来,就象穿着不同时代服装的模特,从“T”型舞台上走过来,展示着不同时代的风韵。面对这移动的历史场景,我感慨不已。

从长袍马褂到中山服、学生服、列宁服……

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服饰是以长袍马褂为主的,这长袍马褂又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一般有身份的人主要是穿边襟长袍,长袍的纽扣是与衣服面料相同的布做的,“扣”的大头,放在“纽”里,结成布纽扣。穿长袍者若戴顶礼帽,便显出庄重与飘逸的特色,如果外套一件马褂,则更显出十足的绅士派头。女士一般穿与男士长袍类似的旗袍,所不同的是女士

的旗袍面料主要是洋布或阴丹士林。旗袍勾勒出女士身体的线条,胸与臀较宽大而腰细窄,也是边襟布纽扣,外出时,边襟上方要扎一条手绢,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很有性感。旗袍是女性最时尚的打扮。

干体力活的劳动者一般不穿长褂,多穿中式短装,男子的短装为对襟褂,女性一般为边襟短褂,面料多为农家自织的粗布,裤子为大折裤,一般用布料裤带而不用皮带。

旧社会也有穿西服(洋装)的,此类人物多为知识分子,在中式服装为主的社会,穿西服的曾被视为“假洋鬼子”,因此穿的人不多。

解放后,服饰在人们的心理上打上了“阶级烙印”,如长袍马褂、旗袍、西服等都被视为“剥削阶级”的“专利”,舞台上,银幕上,美术作品上,地主、土豪、劣绅、国民党的要员、商人的艺术形象多为这类服装所包装。为了体现自己是劳动人民,一般人不穿长袍马褂、旗袍、西服,而选择离“革命”近一点的服装,于是五十年代初期服装潮流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即向中山服、学生服、列宁服转化。

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有领有袖,前面大小四个对称的贴面口袋,中间自上而下一排圆扣,显得很庄重。学生服是中山服的变形,学生服有领面不翻,左上有一挖进的小口袋,可以插钢笔,下面左右有两个挖进的大口袋,可放笔记本。解放后,由于对苏联革命领袖列宁的崇拜,列宁服也时兴起来。列宁服是大领,两排扣,其中一排是装饰扣,一排是扣住衣服的实扣,这衣服带有俄罗斯的特色,在五十年代初期很快风靡中国。

武汉的夏天如火炉,夏季服装除汗衫、背心之外,便是衬衣,多为白色。无论是过去的长袍马褂还是新社会的中山服、

学生服、列宁服都以黑灰色为主,因此,武汉大街上移动的服装风景线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黑白灰三色,夏天以白色为主,秋天以灰色为主,冬天便以黑色为主,每个季节都少不了黑白灰。1954年以前,我还处在少年时期,我的服装要么是白色的衬衣,要么是黑色的学生服,没穿过其他颜色的衣服,不过有一样是鲜艳而跳跃的,那就是我胸前的红领巾。

苏联花布与乌克兰短装

1950年,中苏友好条约签定,同年,中苏友好协会成立,连我们小学生都是中苏友协的会员。那个年代向苏联学习是全方位的学习,各中学全面开设俄语课,为提高中学生学俄语的兴趣,各中学还开展与苏联学生的通信活动。在服饰上也有一个短短的“新潮”,那就是推销苏联花布与穿乌克兰短装。

苏联花布据说在苏联是积压产品,以与苏联友好为国策的中国成了倾销苏联花布的大市场。1952年,我考进了武汉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不仅在师生中提倡跳集体舞(由苏联传过来的),还提倡买苏联花布做衣裳。我们学校便有一些同学响应这一号召,买了苏联花布,穿上了用苏联花布做的衬衣,在黑白灰为主调的服装海洋中,这印着大花大朵的衬衣格外耀人眼目。当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男人是不穿花衣服的,对于那些穿花衣服招摇过市的男人,一般不敢恭维。加上当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买不起花布,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模仿。所以,虽然出现过一段苏联大花布的插曲,却没有达到经久不衰的效果。

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文化被大量引进来,苏联文学作品、苏联电影成为年轻人非常感兴趣的精神食粮,文艺作品中

的苏联青年的服饰也受到青睐,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乌克兰式的衬衣,那衬衣一般以白色绸质面料缝制,领和袖有花边,中间束腰,这种衬衣配上马裤与马靴,俨然一乌克兰小伙子,在乌克兰舞蹈中蹦达一番,很出风头,所以很多中学生、大学生男子以穿乌克兰服显出风流倜傥。可惜这种服装面料精良,价格不菲,并没有形成大众服装的气候,到1957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后,苏联大花布衣与乌克兰短装便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穷学生的寒衣

“要吃饭,考师范”,这是五十年代初期小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的择校心态。1952年我高小毕业,父亲正处在失业者的行列中,靠到郊区贩白菜萝卜为生,大字不识的母亲也没有工作,一家5口生活极其困难。虽然我自信我的学习成绩考个普通中学没有问题,但还是报考了吃饭不花钱还有助学金的武汉第一师范学校。进入一师以后,我深深感到我的选择是多么正确,因为这所学校不仅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好,教师水平高,还对学生的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记得入校后的第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对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补助寒衣,我家属于特困户,也在补助之列。学校请来裁缝,为特困学生量尺码,我也参加了量尺码。过了不久,棉衣做好了,被补助寒衣的同学按量尺码留下的姓名领取衣服。那棉衣是藏青色的洋布面料,白色的土布里子,里面铺上了棉花,穿在身上很暖和,当我穿上这件由“国家”提供的棉衣时,心里充满了翻身得解放的幸福感。当时接受寒衣补助的,不仅有困难户的穷学生,还有从孤儿院出来的孤儿,每当我们这些“藏青色棉袄”不期面遇聚在一起时,便有一个共同的心声:

还是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

笑破不笑补

五六十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恢复和小步发展时期，贫困还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经历，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更是缺食少穿。为了熬过这艰难的岁月，艰苦奋斗是社会的共识，人们一方面在吃饭上勒紧裤腰带，一方面在穿着上补丁摞补丁。

我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三年了，我没有穿过毛线衣，没有戴过手表，没有穿过皮鞋，没有买过自行车。那个年代，除了粮票珍贵外，购买日用品的各种证券也奇货可居，连肥皂、火柴也得凭票供应，可见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参加工作后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但为了体现和学生一致，可以说是真正的“赤脚教师”，因为多数学生是打赤脚上学，老师也和他们一起锻炼脚板。至于衣服，我也是自己补，连到汉口参加市级教研活动我都是穿着裤腿上有两个大补丁的裤子去的。当时并没有人笑话我这穷酸模样，因为艰苦奋斗是美德。电影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就有批评扔掉打补丁的袜子的故事，这故事对全社会都是一种教育。

何止我这个在农村中学当老师的年轻人穿打补丁的衣服，那年月，打补丁的衣服在街上司空见惯。针线包被视为“传家宝”，在很多文学作品与电影中都有歌颂“针线包”的内容，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达吉和她的父亲》、《雷锋的故事》等，都有大老爷们穿针引线的情节。

我的父亲是做缝纫出身的，1958年支援国家钢铁工业建设调到武钢以后，并没有放弃老本行，由于子女多（8个儿女）、收入低（一个月才40几元钱，加上我的收入也才80几

元钱),父亲不得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充分发挥自己能裁能剪能缝能补的优势,每逢下班回家都在缝纫机上躬身苦干。在他的意念里,“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除了大衣服改小衣服外,就是给破衣服打补丁。由于他的补丁打得光洁,打得整齐,打得尽可能颜色相近,因此,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乐于穿打补丁的衣服。为了对我们艰苦朴素的行为给予鼓励,我母亲有一句经常放在口嘴边念叨的话:“笑破不笑补。”

难忘“百衲衣”

在整个国家的困难中,作为社会一个小小细胞的我家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家不仅贫穷,而且多子女。我当乡村中学教师时,我家已有8口人,在3个妹妹中最小的是一对孪生妹妹,即被街坊戏称为“猴子”的大小双。

一双“小猴子”是五十年代来到这个世界的,由于母亲严重的营养不良,生下来时体重加起来不足8斤。所幸的是那时西民街还没有孪生子女,一双“猴把戏”成了一街人希奇的“宠物”,谁家有奶水,都要让“小猴子”吃几口,谁家有米汤也会给“小猴子”送一碗,就是在这“没有章法”的喂养中,一双“猴子”竟然也渐渐长出了美感,长出了可爱的小模样,长得还特别乖巧。随身带着速写本的我每次回家,总要对着她们的脸蛋画像。

光阴荏苒,我们终于熬到了第三个困难年,孪生妹妹也已长到3岁,长得很可爱,只是她们身上穿的都是用大人穿破的衣服拆与缝拼凑的,一身的灰不溜秋。眼看快过年了,我对父亲说,我们这些当哥哥姐姐的,你就不要管了,给大双小双做件象样的衣服吧。父亲含糊地“嗯”了一声。

由于我家最缺的是粮食,几乎所有的布票都换了粮票,哪能买布做新衣服呢?没想到父亲早有准备,那就是他多年做衣服积攒下的零头布角,那些布角大的不过一块豆腐大,而且很不规则。父亲决定废物利用,拼两件百衲衣。

我记得自从父亲“嗯”了一声之后,他便开始从事他勾划的“伟业”,先是把一麻袋零头碎角倒出来,进行颜色分检,然后将分检出的布头剪成相同大小的三角形,再后来按色块进行拼接。双脚蹬,双手扶,那台伴随父亲多年的老气横秋缝纫机则发出催眠似的声响,常常是鸡叫几遍了,这声音还没有停止。母亲要做很多家务,每夜安顿好几个孩子睡觉后,就来到父亲身边,充当父亲的助手。这让我很感动。由于布头太小,拼一尺布得连接几百个三角形,父亲就是这样默默地持之以恒地千针万线地把小布角拼成大块,拼成了能缝两件小棉袄的完整布料。

经过父亲千辛万苦的拼接、裁剪、缝纫,经过母亲铺棉花、锁眼、钉扣,两件颜色鲜亮的百衲衣终于做成了。这百衲衣近看全是三角块的拼接,远看是红黄绿蓝一片鲜亮,当这两件百衲衣穿到大小双的身上时,我的眼睛一亮:啊,简直像百货商店的洋娃娃啊!

大年初一,我和大妹一人抱一个到街上,给喂过大小双的街坊拜年,当这道亮丽的风景在黑白灰的背景上行进时,一街人惊讶不已:“你爸爸好能干啊,硬是把一块一块小布头拼成这么好看的衣服。”“穿上这身花衣,一对双更漂亮了。”人们一高兴都争着抱,你抱过来,他抱过去,落得我和大妹一身轻松。

“父母针与线,女儿身上衣。”我将一首古老的诗改而用之,对贫困之家的亲情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妹妹和在“黑